



星云大师早年的引路人志开上人  
是海安籍名流,吾乡先贤,大师晚年曾  
三次来海安祭拜并为之修建灵塔。

星云大师涅槃的消息传来,我悲欣交集。然念及大师寿近期颐,功德圆满,可谓不虚此生,我的内心又复归平静。

在我踽踽修行的路途上,星云大师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灯塔,一直以来私淑而心向往之。修行,是以超越诸多羈绊的普济情怀优化自我的必要手段。在我看来,星云大师一生的精神修行和弘法修行,当不逊于任何一位历代高僧。他总是劝诫信徒:寻得安详,亲手实践,是最有效的修行。可能一般人都认为,修行是出家人的专利,星云大师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修行并不一定要到寺庙里去,居家也照样能修行。一个人的身心能够安然自在,关键是要做到居安宁时能思危机,居福德时能虑远祸,居丰饶时能济贫困,居高位时能念谦卑。

曾有人说,现代人最大的焦虑是缺乏方向感,星云大师对此开出了良方。他说,要有开阔包容的心胸、普度众生的悲愿、德学兼具的才华和涵养谦让的美德,然后积极入世,创造互惠共生的机会,并且经常叩问自己:“这个世界有没有因你的存在而获得一点点正能量?”大师坚信,能够传之久远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定在内涵中,不在表象上。他身体力行,主持的国际佛光会力主从精神层面开启信众的心灵大门,为全球华人带来绵绵不绝的爱与希望,并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广施善举、普结善缘。

迷与悟,常在一念之间。禅宗六祖慧能说:“不悟,佛是众生;一念转悟,众

生是佛。”此言与星云大师的许多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幸福就像手心里的沙,握得越紧,失去得就越快;欲望就像河对岸的花朵隐约可见,却往往一时无法触摸。我们的心灵与其终日如发条般紧绷,倒不如以放松的姿态,拥有一份平淡的心境,反而更容易拥有一种惬意的生活。星云大师崇尚平淡生活,主张以平常心做事,但并不拒绝抓住时机有所作为。他说古今多少事,无论怎样辉煌,最终都会归于平淡的过往。《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一种平静淡然处事的境界。

星云大师开创台湾佛光山数十年来,经年累月云水行脚,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让佛教的大安详真正洒向芸芸众生,并收获了无上善果。他强调:“生死之外,到处是路,何必忧虑?”我收藏了他的许多弘法演讲视频资料,记得其中有一次谈到如何正确处理名利关系,他说名和利,得到者怕失去,未得者不计身家性命去追求,真是在心头码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人生老是这样患得患失,耿耿于怀,哪里还能有什么自在?星云大师用最朴素的语言,把淡泊名利的道理说得至为透彻,我们不妨在星云大师妙语的基础上再作点深入的思考。患得患失是名与利跟悟性不高的人开的一个巨大玩笑,这个玩笑之所以让他们痛苦不堪又欲罢不能,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真正看破名利的真相。星

云大师数十年来经营佛光山,在全球范围广结佛缘,香火兴旺,却常把巨额善款用于社会慈善事业,自身物质生活克勤克俭。他说,名利乃身外之物,“拥有财富”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保管财富”。

从星云大师弘法场面的强大气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确是一位天生的正能量传播圣手。对此,著名传媒人于丹女士曾专门对星云大师作了一次访谈,深感大师不温不火、隐藏机锋的话语中充满了令人着迷的禅味。星云大师给予丹讲了他出家之初的一段经历:

星云大师十二岁结缘志开上人,立志弘法出家,给他受戒的住持问:“孩子,是谁让你出家的?”答:“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料住持挥起藤条就打下来:“胡说!没人指引,你出得了家吗?”孩子连忙改口:“是师父让我出家的。”藤条再次落下:“别人让你出家便出家?你自己没有主见?”再答:“师父带我来,我自己也愿意出家。”藤条还是落下来,孩子被打蒙了,又答:“我自己也不明白,您就打吧。”没想到这个回答让住持露出了一丝微笑:“嗯,坐下剃度吧。”于丹从这件事中得到的感悟是,极具慧心的人不会因为一时探不着深浅就放弃本心,而是踏实做好当下每一件认准了该做的事。这个复杂的世界随时会防不胜防向你伸出根藤条,那么你权且认了吧。有了这种心态,往往会在刹那间迎来柳暗花明,便是不挨打的开始。

星云大师一生矢志弘扬佛法,投身公益,教化人心,主张两岸和平,最大的心愿是看到海峡两岸统一。在他眼中,佛教绝不只是单纯的宗教,它也要与时俱进,力求更加合理地在民众之中施善因、结善果,所以他要在全世界弘扬“人间佛教”。对于“人间佛教”的定位,他说:“就是家庭中父慈子孝,社会上人我和谐,国际间平等和平,人人本着佛法的慈悲智慧,彼此尊重包容,欢喜融合,真心实意相待,共创圆满自在的人生。”事实上,星云大师开创的事业早已超越佛教本身的范畴,他在全球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success 弘法,传播的实际上已经远不止佛教教义,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追念星云大师,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与传统佛教的因缘关系,追念的过程,无疑会给我们的人生和事业带来无尽的启迪。

写作此文,星云大师袈裟飘飘的高大身影始终在我眼前浮现,于是还想再说几句题外话。星云大师早年的引路人志开上人是海安籍名流,吾乡先贤,大师晚年曾三次来海安祭拜并为之修建灵塔。星云大师乃扬州江都人,我很早也曾 在扬州生活多年,所以对大师那温厚的扬州口音感到格外亲切,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对他的亲近感,也算一点缘。

## 朝中措·立春

□曹维熙

三分青翠七分黄，  
蒿草尚霜凉。  
红白相间梅早，  
一枝独放清幽。

早春二月，还寒乍暖，新燕何方？  
且剪一梨春雨，  
天涯万里芬芳。

## 习俗杂谈

### 我爱南通话<sup>(四)</sup>

□陶国良

南通人为什么把“去”读成“替”

南通人把来去的“去”读成代替的“替”音,这在江淮方言中较为少见。我想不外乎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去”古代属“溪”母,声母为k。注:但舌根音g、k、n与元音i、y相拼是比较困难的。普通话就没有这个音节,只有在古老的粤方言、闽方言中这种情况才很普遍。启海话与金沙话把“去”读成“ki”,这在南通地区方言中可算个特例。通东话的“去”读“gi”是由“ki”腭化变过来的。南通话的“去”读“ti”应当来自“ki”,但变化的方式不是腭化,而是前化,即由舌根音变成舌尖音。

其二,方言区人们对一些方言特殊读音及其所表达的意思有一种喜好和偏爱。这种喜好和偏爱把自己的方言说得生动形象。南通人把“去”说成“替”就是自己的偏爱,使它成为了南通话的一个特色。

“了”,真是了不得

“了”,在现代汉语中有三种词性。一为动词,读lǐǎo,表示完毕、结束,如:一了百了、不了了之。二为副词,也读lǐǎo,表示完全(不),如:了无进展、了无惧色。三为助词,读le,轻声。用在已经发生的变化或预期要发生的变化,如:小明受到了大家的表扬。沪苏通大桥建成通车了。明天如果下雨我就不来了。他知你将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在南通话中,“了”作时态助词时其读音受到前字韵母的韵尾影响往往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在前字韵母无韵尾时读若“老”,轻声。如:买老菜、下老一盘棋、二侯主持哩“总而言之”节目受到老大伙的赞扬。

第二种,前字韵母的韵尾为鼻化音时读若“脑”,轻声。如:长脑见识、看脑一本好书、欠脑一屁股债。在前字韵尾为后鼻音也读若“脑”,轻声。如:拎脑篮子、路边停脑汽车。天乌云脑要落雨。

第三种,前字韵母为入声韵,韵尾是喉塞音时读若“叨”,轻声,如:吃叨中饭、喝叨酒、急叨交关。

“了”在作时态助词的这三种方言的读法,充分说明了南通话语音多变的特殊性。

第 一 种 读 法 的 例 子 如 下 第 二 种 读 法 的 例 子 如 下 第 三 种 读 法 的 例 子 如 下

## 鞋之趣

□海德

雨天,出门穿雨靴,理所当然,但对于少年的我,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

家住狼山脚下农村的孩子,连雨鞋都舍不得买,哪有钱买雨靴?雨鞋,我们称之为“套鞋”。雨鞋与雨靴之别,在于鞋帮的高矮,高者为靴。于是,流传一句歇后语,“晴天穿雨靴——靴(耍)里靴(帅)气”,形容不分场合不分时机,故意显富摆阔,弄巧成拙。那时,如果乡下人家有一把油布黄雨伞,也是极少的。家贫人穷,雨雪天出门都难。老天爷才不管,下起雨雪一视同仁,铺天盖地而来。

我们上的康庄小学离家五六里。放学时突然下起阵雨,等雨停了再回家,弯弯曲曲的小路泥泞不堪,一双布鞋走了多远,就湿透了。干脆赤脚,一路小跑溜回家,同学们戏称是“赤脚大仙”,穿着与生俱来不花钱的“皮靴子”,蹒水蹒洼飞奔而行。常年布鞋不离脚,逢年过节、走亲探友,全家穿着新布鞋,也是农村人的一种体面。我们穿的布鞋是母亲做的,鞋料是平时不用的布条碎料。母亲趁大晴天,用“干面”(面粉)和开水在铁锅里打成糨糊,在面门上把零星布料一层一层涂着糨糊背成“衬子”,拿到太阳底下晒。差不多干了,揭下来再晒几个太阳。然后母亲拿出大小不一的“纸鞋样子”剪下衬子,叠在一起用新布包上,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扎鞋底。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我认为,应该是扎鞋底做新布鞋,母亲怕儿子迟迟不回家,多做几双新鞋让其带着备穿。孩提时,无论如何是感受不到理解不了这种情感的。我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想到小时候母亲千针万线纳鞋底,那种专注那种执着,突然悟出来的。新布鞋的结实,在于鞋底的“密密缝”,鞋底越厚、针脚越多、行数越密,扎鞋底的功夫越深。母亲手指戴着针箍,顶着针尾,使劲穿过鞋底再抽出来,再扎再抽,不断循环。一双鞋底,不知母亲熬过多少夜晚?穿在脚上暖暖的软软的牢牢的,走起路来爽脚得很,这是母亲的一片心一片情啊!

那时下雨天,流行穿钉鞋,我见过,但没有穿过,比较沉重。据说,钉鞋是从木屐演变过来的,用滚热的桐油浇在粗马粪纸上做成鞋面,防水;鞋底留有钉子状,雨天路滑,防止摔

胶,故叫钉鞋。黄布雨伞,也受此启发。黄布浸在桐油里拿出来晒干,制成雨伞,挡风遮雨,成了人们的日常用具。于是,产生了一种手工业者:补鞋匠、修伞匠。天刚蒙蒙亮,补鞋匠挑着担子出门,担子里装着钉子、针线、锥子、胶水、废轮胎皮,这种修修补补的手艺,组成了养家糊口的摊子。补鞋也有禁忌,鞋子坏了,千万不能说是“破鞋”。我家穿的布鞋坏了,舍不得花钱,都是母亲补的。解铃还需系铃人,鞋子是母亲亲手做的,补起来更是熟门熟路举手之劳。实在坏得不成样子,扔了换双新的。穿上新鞋,我们双脚享福了,可辛苦了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

记得上六年级的一天早晨,开门一片白茫茫。昨夜大雪,成了银色的世界,一派北国风光。天再冷,雪再大,总不能躲在家里当赖学猫儿,学还是要上的,这么厚的积雪,总不能赤脚去学校啊!幸好父亲昨天刚发了工作雨靴。父亲在南通市曙光漂染厂上班,每天和染色的水泡在一起,雨靴是劳保用品。一穿,名副其实的的高筒长靴,靴帮超过我的膝盖,小脚在雨靴里松里阔落游刃有余。一路上踩着积雪咯吱咯吱地响,虽然穿高筒长靴走路很累,但乐趣消除了疲劳。走进教室,没膝的长靴引起围观,犹如刚从古代战场凯旋的矮脚将军。都是家住农村的孩子,井底之蛙一样,平时少见识寡呀!要不是进厂当了工人的父亲,对于高筒长靴我也不知啥样啊!原来高筒长靴后面站着一位工人阶级的父亲,由此,我暗下决心,长大也进厂当工人。从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一股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殊不知,高筒长靴里我的一双嫩脚磨起水泡,

我正忍着钻心的疼呢……

真正和补鞋匠打交道,是我穿上皮鞋以后。离我家最近的补鞋摊是城山路望恒桥汪师傅家,这还里修伞补锅、修桶补碗、修车补胎。此地原先叫汪家桥,因外姓人住得多了,改名望恒桥。皮鞋坏了,骑着脚踏车去修补,买了一双新皮鞋,必定要叫汪师傅钉副“响掌”——类似马掌、小的弯月般铁片,钉在鞋跟处,走在石头路上硬碰硬,发出清脆的响声,叫着“皮鞋响铃”。早晨雾天,对面走来的人,未见人影,铿锵皮鞋响声已捷足先登,声声入耳……上世纪七十年代,皮鞋响声回荡在大街小巷,穿皮鞋是一种时髦一种豪迈。记得广州生产的时尚全牛皮尖头皮鞋,两块钱一双,当时我每月工资14元,还是昂贵的。哪像现在,数百上千元一双的皮鞋,只是高级“合成牛皮”制作的。卖鞋的信誓旦旦,“我这是百分之百的货真价实的牛皮鞋,假一罚十。”过分地卖弄引起消费者的反唇相讥,“你这牛皮鞋不是做的,价是实的,货却像是吹的。”牛皮,该吹的还在吹;皮鞋,该买的还得买,款式时常出新,总是领先着穿鞋潮流,吸引着广大消费者的眼球。

“手拈纸伞凝犹痹,足踏皮鞋冻亦渐。”这是宋代学者陈淳《平坦雪兼风雨》中的名句,是不是读到一种现代意义?

如今,每逢雨雪天,人们穿着皮鞋淋雨踏雪而行。皮鞋,犹如水陆坦克,晴天雨季通行无阻,原先颇为珍贵的雨鞋、雨靴弃之如敝履了。

配图 楼传兴

## 江海风物

## 南通楹联

### “通海三先生” 开创南通联派

□徐俊杰

“通海三先生”这个称谓来自周雁石的一个抄本。周雁石(1894—1959),名恂,号石公,祖籍太仓,生于海门,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文史科。曾就职于江苏国学图书馆,又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主讲目录学。周先生博览文史,精于文献、目录、版本之学,且热心于方志史料之搜集校勘。他曾把近代通海地区三位大家范当世、张謇、周家禄的对联作品合抄在一起,题名为《通海三先生联语》。

通海三先生中,范为通州人,张为出生于海门的通州人,周则为海门人。三人又与泰兴朱铭盛、如皋顾锡爵被合称为“江苏五才子”,并以诗文名于海内。对联作为人际交往的工具,对于当年这些才子而言,自然是信手拈来。

通海三先生的楹联传世量最大的是张謇,有千副以上,另两位的作品也过百数。范当世曾自选联集成册,民国时曹文麟从其后人借抄,加以简注,编为《范伯子连语》传世,闻有今人更撰《曹注新笺》进行深入研究。张謇的联作收录于《张謇全集》,曾经李海章《张謇楹联辑注》和瞿焕忠《张謇对联译注》二专著予以释译。周家禄联集收录在《寿恺堂集·补编》中,尚未见有人进行专门研究。

三先生的联作,各种选本多有重视。1929年广益书局版黄涵秋编《古今楹联名作选粹》序中有言:“继此有南通、晋陵两派。南通一派,范氏肯堂、张氏謇翁异军突起,能以气魄制胜群雄,直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范张二人定为南通联派的领军人物,认为“能以气魄制胜群雄”,于是选录范当世联三十则、张謇联十三则,数量可观。序言中虽未提及周家禄,而其卷三犹选其联廿三则。

《对联话》作者吴恭亨最为欣赏范氏联艺,称其为“联界之虎”,在书中竭力赞叹:“范肯堂联学几于传钵曾文正,前卷录各作,均倚天拔地,不主故常。以才论之,其为联界之虎乎?”“磊落不凡。”在介绍陈桐卿题天门寺别院联时,感慨其“使笔咄咄,奇创处竟似范肯堂矣”。范氏已成“奇创”之标杆。对于周家禄的对联,吴恭亨也不吝赞词,如“体段票姚,斯为元著”“自非大家,何能办此”。

对张謇对联赞许有加的是钱锺书的父亲、著名古文学家钱基博。他在给费师洪《延旭诗俩语》所作序言中有一段精彩表述:“求其俩体制词无伤逸气者,独南通张謇老能自制伟辞,硬语盘空,如孙可之所称‘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然俩语小拙也,盖老英声茂实,世莫与京,而俩语之雄伟,足与德业相称,殆如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者耶!”

通海如今已并为南通,也许可以这样说,“通海三先生”作为近代南通楹联的领军人物,合力开创了近代联坛之“南通派”。

## 濠滨射虎

### 教你猜灯谜<sup>(十八)</sup>

本期继续介绍特殊文字类谜中的方位字和形近字。

方位字是用来表述某字的某部位为某字的谜,谜底形式为:母字+表位字+子字,表位字即表示位置的字,且谜底能组成通顺的短句。方位字谜底一般为三字,也有四字的。

例如:十发子弹九发偏(方位字)命中一。“命”字中间为一,谜底中为打中之意。

山海关外赏皓魄(方位字)望东北月。“望”字的东北为“月”,皓魄即月亮。

形近字是指字形、结构相近的字,有这样几种情况:笔画相同,位置不同(如人人);字形相近,笔形不同(如己巳巳);字形相近,偏旁不同(如读续);字形相近,笔画不同(如木本);字形相近,读音相同(如咪咪);部首相同,位置不同(如杳杳,这种也称异构字)等等。形近字谜谜底一般是:某近某、某某某。

例如:“天涯若比邻”(形近字)远似近  
想玩不能走远了(形近字)要近耍。要在附近玩耍。

方位字、形近字谜一束,请君试猜:

- 1.何为“埋伏”(方位字)
- 2.不要走在路中间(方位字,底共四字)
- 3.老将赢了小字辈(方位字)
- 4.黄昏中的太阳(方位字)
- 5.谈谈目前要做的事(形近字)
- 6.几乎帅呆了(形近字)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 通谚撷趣

### 千个馒头一滚汤

□黄步千

千个馒头一滚汤:一锅汤蒸一千个馒头,形容再多的事一块儿处理完。

利把子:手有毛病的人。

季拐子:常用左手写字、拿东西、干活的人。

先小人后君子:把要求、丑话先讲在前,免得产生不必要的啰嗦,按规矩完事再叙情谊。

忽喇人:出言不逊,侮辱人。

忽然大:突然间。

各归各:互不搅和。

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多有冤屈。

各人头上一个月: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空间。

舌头尖儿压死人:这就是舆论的力量。可捧,可捧。捧杀、棒杀的都有。

吞头:指品相。

翻过来葫芦倒过来瓢:形容多变,但变不出新花样。

久病无孝子:老人病的时间一长,再孝顺的儿子也会失去耐心。

翻毛:动物发怒时毛会竖起来,借指人发躁。翻毛毡子,是说发怒的人像凶悍的北方人。

丢点:未正式下雨前,落下的稀稀落落的雨点。